

春夏之交

■孔明

一年四季,我最爱春夏之交。我觉得嫩绿的树叶比鲜艳的花朵还耐看了十分。清早每从葱茏、蓊郁处经过,打量树上绿叶、路边芳草,有薄雾在梢头缭绕,有淡烟在朝阳里蒸腾,有露水在叶上和草尖停留、悬吊、滚落,有鸟儿在绿枝梢头啾啾鸣叫,生命的冲动一如直播,我的心境骤然间豁朗,疾步赶路脚步随即舒缓了许多。

我喜爱了眼前、身后、脚下的葱茏与蓊郁,频频回首、低头、巡视,眉毛眼睛都是疼,一种喜悦便上了头。路边曾经空旷而荒芜,后来有人来挖坑,后来又有人来栽树,再后来有人在树与树之间种草。一阵春风,一棵棵树披红了;一阵春雨,一棵棵树披绿了。风吹摇摇头,雨壮离离草。眼看着花开花落,眼看着叶绿叶黄,仅几个年轮,眼皮底下就变成一道道风景了。我晓得,树木花草都这样的,只不过长在了路边,才有了回头率。人在旅途,急着赶路的,哪会有心左顾右盼呢?不是视而不见,就是见而无感,抑或感而无心,听任大自然的恩赐在来去中自生自灭。唉,一声叹息了!

暮春时节,我总能想起苏轼的《蝶恋花》上阕:“花褪残红青杏小,燕子飞时,绿水人家绕。枝上柳绵吹又少,天涯何处无芳草。”应景、即景,蛮好、恰好,好得不能再好。此情此景,正是词家心境,却在转瞬之间为我所有了。花凋谢了,枝上残红仍依稀可见。小时候对那残红不感兴趣,对小绿蛋蛋却想入非非。心里只有一个期盼,那就是青杏长大、长圆、长黄,伸手摘下,放进嘴里,那才叫如愿以偿。燕子在田间地头盘旋,心也像燕子一般梦飞;绿水在房前屋后绕流,像时光流逝在梦里。白絮纷飞,我不晓得那是杨柳的飞花传情,只觉得那般轻浮、飘荡,就是个好玩。

年岁渐长、阅历渐长,心事也渐多,感觉不同于既往了。“蛛丝挂柳棉,燕嘴粘花片,啼莺一声春去远。”这是元人钱霖《清江引》里的句子,写真而传神,与其说像水墨,毋宁说像动漫,

并不让人感伤,却令我回味无穷,心间淡淡的惆怅若有若无,竟拂之不去。“魂是柳绵吹欲碎,绕天涯。”这是纳兰性德《山花子》里的句子。只此一句,就像被拨动了心弦,随即颤颤地共鸣了。

春去就去吧,眼前光景更令人心驰神往。阳光、风雨和树木花草都暧昧、抒情了!尤其是阳光,大清早还算温和吧,未到晌午就热辣辣了,像极了热恋之人的目光。照在身上,那是初夏的吻,有点儿灼烫,却烫在了心上,像是被熨过了。这时候,来一阵风,凉丝丝透骨,心旌就飘摇了;再来一阵雨,急切切奔放,心神就陶醉了。喜欢了沟壑的幽深,年少之时那是神出鬼没的地方。喜欢了丘陵的起伏,那真像是心潮澎湃、被翻绿浪呀!喜欢了田垄的丰满,那是挡不住的诱惑;喜欢了峰云的舒卷,那是美人在卖弄风情吗?喜欢了碧波的随风荡漾,那潋滟的是天上人间,真个风景这边独好!

春如少女的初嫁,夏如少妇的蜜月,美在无穷无尽的想象里,更在徜徉惬意的沐浴里。想象是鹰的翅膀,想飞多远就飞多远;沐浴是鱼的欢乐,不追求深渊畅游,只享受浅底逍遥的过程。干涸的池塘不但蓄满了及时降下的甘霖,而且长出了鲜嫩、生动的芦芽和苇叶。触景生情,必然联想起宋人杨万里的绝句:“泉眼无声惜细流,树阴照水爱晴柔。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只有初夏的小池,才能造化出这样的图画。身临其境,谁能无动于衷呢?无此经历,如何能领悟人生的良辰美景呢?

我爱初夏。只要是这个时节,不论是晴空万里,抑或是宁静月夜,甚至是刮风下雨,初夏的树木总是让人肃然起敬,初夏的花草总是令人怦然心动,初夏的雨露总是别样的生动,分明饱含了荷尔蒙,释放出蓬勃的生命气息与爱情信息。我会忍不住注目礼,为一滴雨露感叹,为一朵花独放喝彩,为一枝独秀吟诗作赋。我知道,我的爱在这里,在不厌其烦的欣赏里,在乐

此不疲的审美里,在轮回无尽的诗情画意里。

听见了布谷鸟的叫声,被唤起了几时的记忆。麦深似海,已经吐穗。遇上青黄不接的年景,在农人眼里,那满地的绿不是绿,而是比雪花还白的面粉。农人说下雪是下面呢,满地目不暇接的麦穗里,包藏的就是面呀。我记得一位老农嘴里没牙,却喜欢剥开了嫩粒儿咀嚼,咽下去的时候,一脸惬意。儿时的我站在麦地的边上,曾有过这样的想象:雪花化入了土地,又魂一般依附了麦苗,单等麦苗长高了,就出溜上去,占据了麦穗,生成一颗颗麦粒儿,甫一饱满,就被收获了去,在场上暴晒碾打,磨成白花花的面粉,就能吃上白白生生的蒸馍、面条了。小时候,能吃上白馍就美得像过节了。

我会记住春花,我会珍惜夏花,我会把春夏之交的树木花草养在心里,从此我的心里没有伊甸园,只有自己的精神花园。

2023年5月20日 星期六

名家专栏



枇杷:一枝金丸上心头

■曹彦强

五月初,清风微动,空气中皆是熟悉的枇杷芬芳。

“东园载酒西园醉,摘尽枇杷一树金”,枇杷又名金丸,秋日养蓄,冬季开花,春来结子,夏初成熟,是承四时之雨露,也是果中独备四时之气者。枇杷与樱桃、梅子并称“果中三友”。

枇杷与琵琶也颇有渊源,琵琶本是骑在马上弹奏的乐器,向前弹称“批”,向后挑称“把”。由于当时的“批把”是由木头制成的,所以人们也将它写作“枇杷”。后来人们为了将它与琴、瑟等乐器字形统一,改为“琵琶”。而枇杷是叶片形似琵琶的水果,才得名“枇杷”。正如诗人戴铭金在《高阳台》里说的:“芳名巧向琵琶借。”

喜欢枇杷,因其品性亲民。

枇杷原产于四川、湖北一带,现在大江南北都能吃到可口的枇杷。走进四川、陕西等地的城市或乡村,道路两旁往往就有枇杷树,绿树金果交相辉映。

枇杷也不像车厘子那么贵,往往就是几元一斤,很符合大众消费。

千百年来枇杷深受群众青睐,还有很多人

家也会把枇杷栽种在自家庭院之中,我想原因大概就是因为它亲民。

枇杷树的树形整齐、树冠坚挺、枝叶繁茂、四时不凋,寓意门庭兴盛;枇杷成熟时,金果挂满枝头,果实芳华,十分喜庆;另外,枇杷有着意蕴之美,往往能与人产生情感共鸣。如明代归有光笔下的“庭有枇杷树,吾妻死之年所手植也,今已亭亭如盖也”,睹物思人的凉凉悲意与情真意切不言自明。

喜欢枇杷,因其浸润诗意。

初夏,金灿灿、黄澄澄的枇杷爬满枝头,金色的果实令人神往,也很受文人墨客的喜爱。

“万斛金丸缀树稠,遗根汉苑识风流。”“蕊破极冬悬蜡蒂,果收初夏摘金丸。”“击碎珊瑚小作珠,铸成金弹蜜相扶。”“大似明珠径寸,黄如香蜡成丸。”“贫家自笑无金弹,数树枇杷总不生。”……

古人总是将枇杷称作金丸、金珠,虽美却略显笨重。相比之下,我更喜欢明代杨基笔下轻盈又可愛的枇杷:“细雨茸茸湿楝花,南风树树熟枇杷。”也喜欢辛弃疾笔下的“被野老、相扶入东园,枇杷熟”,自然而然,回归本真。

喜欢枇杷,因其满载乐趣。

刚来汉中工作时,每次吃枇杷总是洗一洗,剥皮就吃。剥不掉的果皮,嫌麻烦,直接吃了,看着“豪气”却也粗鲁。后来才懂,枇杷表面遍布茸毛,吃起来既影响口感又容易刺激肠胃。

后来,吃枇杷时用小木片将果子轻轻刮一遍,这样,果皮很轻易就剥下来了。

枇杷好吃,但摘起来难。

记得第一次摘枇杷时,站在下面望着满树的枇杷,拿叉子叉住有果实的枝,使劲抖一抖,枇杷就“哗啦啦”落了下来,摔在地上,裂了,黄灿灿的果肉露了出来,甜丝丝的汁水流了一地,心疼不已。

后来,邻家11岁的小朋友自告奋勇地要帮我采摘枇杷,只见他手脚并用,“噌噌噌”几下就攀到了树的高处,两脚踩在树杈处,一只手挽着个袋子,另一只手伸长了去摘枇杷,像《西游记》中孙悟空摘蟠桃那样灵活。一会儿工夫,他就摘了一大袋,我夸他有“少林功夫”,还给他分了些枇杷,小朋友满是开心与自豪。

枇杷是大自然的馈赠,夏正浅,枇杷黄,怎不叫人眷恋!

美,没有固定的模样

■闲者

美是什么

我到处寻找答案

打开互联网才发现

美并没有固定的模样

美的本义

是好看漂亮

让人悦目欣赏

引得世人竞相争抢

不同的人

对美的定义

与价值观各不相同

因为人的认知不一样

哲人说

美是一种感性

我却认为

美是用眼睛发现了异常

诗人说

美是一种境界

我却觉得

美是热血在心中流淌

隐者说

美是一种修行

我却要说

美是寺庙钟声在回荡

美是一缕缕阳光

洒落在山林间

照耀在大地上

让万物都能茁壮成长

美是闪烁的星光

挂在夜空当中

照亮夜行的路

使行人心中充满希望

美是浪漫的音乐

唱响在耳畔

愉悦在心上

使听者心情更加舒畅

美是曼妙的舞蹈

轻盈如白云

灵动似蝶翔

奏出生命的美妙乐章

美是悠扬的歌声

动听且悠扬

回荡在耳旁

让歌者心醉听众神往

美是动人的诗歌

吟出生命真谛

唱响心中希望

续写美好的人生篇章

2023年5月26日

阳光(外一首)

西安高新第一中学初中校区
八年级B6班 周依禾

有了阳光

鲜花更加美丽

青草更加葱绿

有了阳光

禾苗茁壮成长

田野就有了丰收的景象

有了阳光

小朋友脸放红光

一个个喜气洋洋



1. 这里是广大文友的文苑,是文友的文学园地,您可以在这里以文会友、快乐欣赏!
2. 本报开设文苑版的目的在于让广大文友交流、提升,但由于条件所限,暂没有稿酬。
3. 编辑将根据《出版管理条例》《报纸期刊质量管理规定》等法律法规对作者来稿进行审核、修改。